國朝文錄

鄭靜菴先生文錄引

予往讀漁洋精華錄即知吾鄉有鄭文公先生以康熙壬子嘗副漁洋主蜀試也近讀通志藝文得文公西山寺記語意高儁歎爲獨絕而恨無從得其全集讀之今春假館洪都龔君歐可自宜黃歸以所得近人書數種見示中有文公靜菴集四册亟取閱之詩多使蜀時作波瀾意度雖遠遜漁洋而刻露精眞要亦自成一隊文則序記皆洗盡浮蕪獨標清韻傳多游戲之作而寄託深遠與毛穎之滑稽迥殊書札直書所見磊磊明明而淄議一篇尤爲大有關繫魏冰叔序稱讀其與陳元公論錢虞山明詩選及與子弟

手札而君之學術見讀漕揭而君之經濟見讀信民謠戰國策雜詩父老歎諸作而君之性情心術並見洵為定論而予尤愛其與子姪論文謂一題到手必靜相其神理所起止由實字勘到虛字更從有字句處勘到無字句處及其取於心而注於手務於他人所數十百言未盡者予以數言了之及其幅窮墨盡反覺有數十百言在其筆下又於他人數言可了者予更以數十百言排蕩搖曳出之及其幅窮墨盡反覺紙上不多一字嗚呼此千古行文秘密之理不獨時文當如是即古文亦必以是為最高也先生所見如此宜其文高卓不羣非前後作者所能及哉上高李祖陶

鄭靜菴先生文集目錄

鄭靜菴先生文錄

貴溪鄭日奎次公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

新昌陳繼先步

○廣信府志序

今天子恭膺景運，誕敷禮樂，薄海內外，莫不享王文教所訖，固已陋唐而越漢矣。歲在壬子，禮臣特奉綸音，下所司徵集十五國郡邑圖籍，上之中秘，將編輯成書，用志鴻烈，甚盛典也。書檄至信，則我郡大夫易菴高公政成之五年矣。公起山左文學之都，擅江都經術之望，誠佐名郡，聲績斕然，迺承飭命以守我信也，滿修益勵

惠澤爺宏為道之古龔黄召杜中不知當在何等乃今觀於公之修吾信志也余以知公之為治固非苟然已也何也蓋比者志之修也大約以例矣奉令而舉刻期而成既以世遠言湮遂復因陋就簡抑知今之志即古之史乎古者王朝列國之史皆謂之志晉狼瞫曰周志有之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註曰若鄭書晉乘楚檮杌魯春秋是也故郡史名志從古也自分史與志之名而體遂微異於是史詳大志詳小史取義嚴志取義恕至若備典故彙名實昭已往之蹟以垂將來之鑒道固同也然則志豈易言乎哉公鈴閣清暇左圖右書未嘗去手其於歷朝之典制

寰宇之情形盡究心非一日矣既承檄即下之所部七邑要以日月程以規條會幾何時以次報竣乃設館局召名彥訪故老求遺書既綱舉而目張復句櫛而字比而公尤兢兢乎慎言之也本生平之蘊蓄殫夙夜之勤渠復取諸本而一一折衷之所未載者補其遺漏所宜采者廣其見聞文無可據則闕疑以待事有足述必徵信以傳自冬徂春凡三閱月而一方信史燦然備焉人但詑公告成之敏也抑知公之留意於是也固非旦夕之故也昔朱考亭一代大儒也凡蒞官之地必先修志夫豈僅爲是備紀載侈觀美已乎蓋欲使一方事蹟可考而知一披卷而政教得失風化升降

（關係甚巨）

百王之運會出其中山川輿絡英哲瑰琦千古之文獻出其中且理學事功文章節義萬物挺直之本源出其中由是古有所稽今有所驗政有所資俗有所考以為因革損益之地以為教戒勸懲之幾皆於是乎賴顧不重與夫乃知公之不苟於志吾信也亦猶之不苟於治吾信焉已矣編纂既訖余受而讀之相其體簡而嚴事詳而核指深而遠詞質而達正而不詭視之禹貢周官似未多讓用是上之輶軒陳之太史以對揚王休以昭示來許猶歟盛矣比者余以使蜀之役未獲載筆以從而藉公政成游刃適觀厥成抑何幸焉今而後登靈山之崔巍撫岩流之洋洋凡官于斯產于

斯與夫旅寓於斯胳斯志也知罔不鼓舞興起以求無負我公著述之意也夫是爲序

發揮甚暢呼應甚靈必如此始見志非徒作

王報菴詩序

天下而無詩也則能詩者之過也抑非能詩者之過能詩而各爲其詩則詩存能詩而共爲一詩則詩亡也何也詩以道性情者也取性情之業以摹做衣冠附和聲氣何得謂詩乎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世知仰之至其詩或不與之埒抑此豈知昌黎者哉夫唐詩至元和間風稍頹矣自長慶之體盛行天下靡然向風以其輕逸趨於流便幾於千手一律眾口同響昌黎有憂焉欲力起振之故其詩嘗以曲詰艱奧爭奇稍與文別夫豈好異哉且夫昌黎所推服無如李杜而昌黎固不爲李杜之詩也同時爲昌黎所推服

者若郊若島若合若賀又皆不爲昌黎之詩者也亦可以知其意指所在矣予嘗持此以論詩而今乃得王子報巷以少年魁勝國庚午楚闈既因喪亂遂棄功名不事閉門著述蓋才名三十年乃世鮮有識其詩者報巷攜以示余余讀而快之意當報巷學詩之始正猶蒼竟陵分派爭鳴之時也天下之言不歸齊則歸楚學者得其殘膏賸馥皆爭勝詞壇而報巷獨爽然不之屑意致已高人數等矣今觀其詩皆避熟就生避實就虛避膚巧新穎之近而就樸拙幽奧之古節不無偏駁離奇要之自摽高寄不肯一字猶人其性情皆所自有者豈不成其爲報巷之詩哉且古今人物詩文

與其從同而譏，何如獨往而貴。徐偃之王，定遜桓文之霸；琴張諸子之狂獧，遠過鄉愿之中行。亦夫人而辨之矣，又何疑於詩。昌黎不言乎：文不為當時所共怪，則必無後世之傳。故雖郊寒島瘦、賈奇仝僻，皆得各有其千古。今報菴但自為報菴之詩，而我所欲傳，誰能廢者。昌黎復起，不易吾言矣。

名言為論，可為藝苑指南

管木子制藝序

余與管子弗若訂交蓋在己亥計偕時也然前此已讀其文每歎爲沉博絕麗難爲繼矣今入臨汝幷晤弗若嗣君木子氏相其英姿秀發頎然玉立竊爲弗若慶有子已而出其文相示則又淸古靈奇空諸所有絕不襲爲弗若所爲文噫異矣父子之學以尊家相嬗而父子之文又以戲出爲奇不亦勝乎顧木子年未及冠而所造已若此余乃笑謂弗若爲卿者亦難矣而弗若猶謂余嘗序之余未有以應也已而過城東訪右軍墨池遺跡乃爽然有感焉夫右軍書聖也而大令爲之子名竟與埒時人無能軒輊者謝太

傅乃問太令曰卿書何如父對曰固當勝太傅曰外人殊不爾曰外人那得知大較勝否於天性問太傅此問太令此對俱誤然不可謂其言之非也夫右軍書以羲和勝太令所謂善也乃成其爲右軍太令書以神俊勝右軍所謂善也乃成其爲太令顧使大令而必爲其父所爲亦斷不能有加於其父天下不以增其身價之

子與熙父子文亦復者有然

高而反以議其家學之淺此豈太令所敢出也乎則以爲勝之也不亦可乎至宋齊間論書者欲抑右軍於大令下而唐初人又欲詘大令於右軍下則以爲外人那得知信非外人所得知也今夫子不襲爲過父之文何以異此然子亦外人爾那得知卿父子而

猶摭此說以復邪若則亦未免爲太傅之失言也已。

通論確論以此序時藝亦可謂超然而絕塵矣

漢上人語錄小引

諸佛妙理非關文字故如來至四十九年謂無法可說蓋不欲人於語言章句內討生活也學人眼光不豁脚跟不實既不能會之言先又安能悟之言下宜乎得骨得髓者之寥寥乎夫能於不說法時見所說無非是法於說法時見仍是無法可說是謂於箇事依稀者讀漢上人是錄應作如是觀

寥寥數語包掃一切

遊釣臺記

釣臺在浙東漢嚴先生隱處也先生風節輝映千古予夙慕之因憶富春桐江諸山水得藉先生以傳必奇甚思得一遊為快顧是役也奉檄北上草草行道中耳非遊也然以為遊則亦遊矣舟發自常山由衢抵嚴凡三百餘里山水皆有可觀第目之所及未暇問名頷之而已惟誡舟子以過七里灘必予告越日舟行萬山中忽覩雲際雙峯嶄然秀峙覺有異急呼舟子曰若非釣臺耶曰然矣舟稍近迫視之所云兩臺實兩峯也臺稱之者後人為之也臺東西峙相距可數百步石鐵色陡起江干數百似不肯止蟯嚴傲

正面只此二段

睨如高士並立風致岍然崖際草木亦作嚴冷狀樹多松疎疎羅植偃仰離奇各有態倒影水中又有如游龍百餘水流波動勢欲飛起峰之下先生祠堂在焉蓋當日垂綸應在是地固無登峰求魚之理也故曰峰也而臺稱之者後人爲之也山既奇秀境復幽請欲艤舟一登而舟子固持不可不能强因致禮焉遂行於是足不及遊而目遊之俯仰間淸風徐來無名之香四山颶至則鼻遊之舟子謂灘水佳甚試之良然蓋是即陸羽所品十九泉也則舌

此段乎提點傍

遊之頃之帆行峰轉瞻望弗及矣返坐舟中細繹其峰巒起止徑

押韻插收三語

路出沒之態恍惚間如舍舟登陸如披草尋磴如振衣最高處下

瞰羣山趨列或秀靜如文或雄拔如武大似雲臺諸將相非不傑然卓立覺覩先生悉在下風蓋神遊之矣思稍倦隱几臥而坐濛滴瀝之狀竟與魂魄往來於是乎弁以夢遊覺而目之夕矣舟泊前渚人稍定呼舟子勞以酒細詢之曰若嘗登釣臺乎山之中景何若其上更有異否四際雲物何如奇也舟子具能悉之於是乎弁以耳遊噫嘻快矣哉是遊乎客或笑謂鄭子足未出舟中一步遊於何有嗟乎客不聞乎昔宗少文臥遊五嶽孫興公遙賦天台皆未嘗身歷其地也余今所得較諸二子不多乎哉故曰以爲遊則亦遊矣客曰微子言不及此雖然少文之畫興公之文盡處一

（對上颿形弁然）

焉以謝山靈余竊媿未之逮也遂爲之記

翻身出奇最善避熟若從正面實寫則人云亦云先生詩文最奇尋常蹊徑不屑蹈也最是神遊一層令人想味不盡

醉書齋記

於堂左潔一室為書齋明窗素壁泊如也設几二一陳筆墨一置香鑪茗椀之屬竹牀一坐以之木榻一臥以之書架書筒各四古今文籍在焉琴磬麈尾諸什物亦雜置左右甫晨起即科頭拂案上塵注水硯中研墨及丹鉛飽飲筆以俟隨意抽書一帙據坐批閱之頓會心處則朱墨淋漓漬紙上字大半為之隱有時或歌

[illegible]

或嘯或笑或泣或怒或悶欲絕或大叫稱快或咄咄詫異或臥而思起而狂走家人瞯見者悉駭愕罔測所指乃竊相議俟稍定始散去婢子送酒若來都不省取或誤觸之傾濕書冊輒怒而加

責後乃不復持至踰時或猶未食無敢前請者惟內子時映簾窺余得間始進日日午矣可以飯乎余應諾內子出復忘之矣羹炙皆寒更溫以俟者數四及就食仍挾一冊與俱且啜且閱羹炙雖寒或且味變亦不覺也至或誤以雙箸亂點所閱書良久始悟非筆而內子及婢輩固不竊笑者夜坐漏嘗午頗僮侍無一人在側俄而鼾聲震左右起視之皆爛漫睡地上矣客或訪余者刺已入值余方校書不遽見客伺久輒大怒詬或索取原刺余亦不知也蓋余性既嚴急家中人啓事不以時即叱出而專之緊緩不更問相得在此以故蒼卒不得自而家中鹽米諸瑣務皆內子主之頗有序余以

是無所顧慮而皆欲避他日忽自悔謀立誓戒之商於內子內子笑曰君無故劉伶斷飲法祇賺余酒脯補五臟勞耶吾亦惟坐視君沉湎耳不能贊成君謀余憫然久之因思余於書洵不異伶於酒正恐旋誓且旋背且爲文字飲不猶愈於紅裙耶遂笑應之曰如卿言亦復往但爲李白婦太常妻不易耳乃不復立戒而採其語意以名吾齋曰醉書

世自有此種專致真讀書人龍泉高香谷進士郎如此予爲記之

一杯亭讌集記

一杯亭在郡治溪南居山之半趙忠定公守郡時所建也洊歷兵燹獨巍然如僧廬光異矣丙午夏初予入郡翁子凱臣招余飲此於時宿雨乍晴風物靜好林光如水濃翠欲流拾級而登疑在山陰道中亭倚山而開人居左右多古木蒼分綠合形影參差而炊烟復上與山嵐相接樹有隙輒縫之（缺縫絕什）矣靈山遥對峰巒歷歷可數乃日光摩盪山色分爲異色况復萬狀不能諦覩四山環遶奇態各呈覺秀色時時來撲人衣襟下瞰城郭廬舍錯峙烟樹中江流縈之隱見出沒歷落如畫城之西一樓危立故少師夏文愍公書案

也。繁華已矣。此蹟僅存。輒爲悄然生感。而傷相國功名之不終。還顧山阿。則疊山先生祠堂在焉。堂亦稍圮矣。然先生大節精忠。直與河嶽同徹。豈藉此爲存亡哉。頃之。賓朋悉集。列坐亭中。殽核既陳。觴觶斯舉。飛花入座。山鳥下窺。把酒臨風。寄情觸目。客有持酒戒者。予笑曰。咄嗟老子。忍斷杯中物耶。且念此亭命名之意云何。（笑字何神其人呼之欲出）因爲歌魏武短歌行一章。舉屬和之。彷彿四座風生。澗山變色。而客亦不覺連浮數太白。嗟乎。風景不與世態紛紜。未免有情。誰能遣此。趙公翔身後之名。與魏武念忘憂之物。宜其同出一轍。於是洗盞更酌。此樂彼酬。興致雲翻。談鋒錯立。或探玄旨於秘笈。則玉

麈頻麈或抒雄略於壯懷斯唾壺欲碎犇走海嶽縱橫古今語不襲常見皆各出儔僕亦欣駭樂聽左右給事靡有倦容客以是竟醉起觀四山暮色蒼來分手告別而月滿前溪矣時主人爲醉凱臣客則王子炳若鄧子衛玉內兄汪吉兆家仲秀子暨余六人集之明日次公鄭子記之

極一時興來情往之致

○單陽山記

渡葛溪而南可三十里許有山單椒嶄絶秀拔羣阜之表亭亭歷歷與雲爭高與而趨之無逕也劣得逕焉攀者猿逕稍坦者樵牧逕險矣趾則惴然目得快也（字句奇削絶倫爲韓柳作緣）以目之快敵趾之惴得平焉更數十步而脊益出攢峰林立各極其氣勢以爲勝有特拔者有競起者崩欲壓者奔欲鬭者高如瞰下如仰者銳者禿者迴翔錯跱凡十數山實則此一山之分身爲之也殆如神龍行空烟雲擁護肢體雖斷固非數龍稍折乃益險則益快力爲登頓間而趾忘其惴矣山中多草少樹樹有之亦疏瘦孱兀失樹理石笋數枝矗矗怒生

（此等寫狀前人未曾說過）

如旌幢如刀槊巉削頭如行武庫中而山光瀧之隱躍浮動似可奔以麾舉以刺也為登高了之則奇愈出不可詰意緒皆與烟嵐（而愈進漸而深）相歷亂目若跐都自忘矣乃無言久之詢厥名或告曰昔有將兵過此者軍于山之陽山因以軍陽名按李華過弋陽宿逍七侍御詩有軍陽青嵯峨之句又李翺來南錄至信州望君陽山謂怪峰直聳似華山云意皆指此山也是當作君陽今昔異傳遂兩仍之山下一溪繞山西流脊嶄騖之競川瀠緣則軍陽江也源發於隱士巖十餘里至是而流漸大從高下瞰聲隱光發藍迴沙綺明過石珠濺矣更七十折而合於葛溪

奇情險韻似勝柳子厚永州諸記

○東山巖記

東山巖崧峻拔。然塊然土也。山半有巖。乃純石。壁上鍾乳離離。五色具。亦或作佛手及瓜菓狀。狀惟肖也。中可列數十乘。天光側入。厥形類龕。旁有洞。徑實舆而屈曲。倩導者張炬前。約數十步。漸隘。左右巉巖窄。則乃俯而猿行。更數十步。乃橫而蟹行。又更數十步。乃偃而豕行。乃蠕蠕而蛇行。如是者十數折。則卑者漸高。狹者漸廣。忽得一石室。寬可二畝許。仰而矚。荒荒然怪石倒垂。欲落矣。不落。若或綴之。還燥處稍休焉。乃謀更進。導者曰。止矣。無可進矣。燭以炬。則一潭前阻。縱可四五丈。竟石室所抵止。橫亘之。色沈黝。

（此段字字從歷歷中得。時作此景。不可辨也。）

而深不測或時有巨蛇怪獸出沒其間以故無敢渡者隔潭仍有
祠導者乃取數大炬遙擲其中隨炬光所至燭之地則平如削其
際也如湍掃有若石几石閈石茶罏石鼓之屬或單或複楚楚然
類有致者之位置之其炬光所不至斯荒黑無所覩矣水石氣森
如展數圖從外作目
寒炬力不壯但微攝潭光以上於壁晃晃瀁瀁良久頓疑沈黝荒
黑中有奇鬼饞蛟森森然欲突起攫人乃怖而返每一歲洞中樂
輒數作其作也金石聲鏘然桐竹聲嘈然明婉可諦聞數里內然
從外聽之聲疑中出從中聽之聲又疑外入不可解矣豈是境也
果仙靈之奧府與否則或龍怪之窟宅與傍巖舊有寺里人信形

家言盧妨居者近乃毀矣

中寫炬力攝潭光一層最奇前人未有言者

西山寺記

西山在弋之西北山勢龍蜒亘十數里土與石間之林巒初無大異其名也以產茶寺居山之麓僧亦以種茶爲業住持老衲鵝湖人也臘甚高好談前朝事客至無他供惟以茶啜茶亥輒爲客述明時弋之茶害也正德中寧藩勢張甚每歲春輒遣官校督茶芽淩轢官吏民苦之已卯逆籓敗弋患始去邑人汪少宰有庚辰春日飲茶詩意蓋指此而今幸矣無他虞矣因爲誦汪公詩客皆色然喜欣然笑也更啜茶僧復爲客述明末弋之茶害也信七邑皆產茶初無絕佳者故不以供上用獨弋邑有茶戶有茶課課額歲

八觔耳不爲民厲何時例忽起每歲淸明課茶時除正供外自監司以下遞丞尉皆有餽名曰薦新實則本處所產不能應皆市之他郡以充之民歲費金以數十計已苦之矣何時例又變每歲課茶時除正供仍本色外其他餽贈悉以銀代之於是民歲費金以百數十計茶戶或稱貸償或且鬻妻子償甚有自經溝間者已而相率逃去則科之合邑之糧里費益不貲害益深矣邑人盛處士有泖川採茶歌意蓋指此而今不知何如也因朗誦盛子歌歌未終客皆慘然不樂太息起驟飲而別

兩兩相對而慘笑自別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其妙處令人自領

水利雜記

京東遷安密雲灤薊諸邑。泉從地湧。水與田平。稍施疏決。即歸畎畝。今聽其漫野而去。故陰雨稍勤。土膏方能潤澤。旬日不雨。禾苗遂遍焦枯。此言水而不知水利者也。若於近泉之處。為陂為塘。蓄山泉之水。以備亢暘。則剛埒之場。灌溉有資。而山磽為沃野矣。如廣平大名所屬州縣。為洺滏漳衛諸河經流之處。皆古受井田地也。今漫衍千里。曠然平原。曾無丈尺之渠。以瀦瀉其間。故雨暘依時。可幸有秋。倘淫雨連綿。遂苦墊溺。此視水為有害而無利者也。若于諸河平廣之區。為閘為堰。為溝為洫。倂水遶田間。以時蓄洩。

即使夏秋漲潦時到之水亦有所遊蕩寬緩而無決嚙之虞矣至河間保定所屬各州縣聚瀦淀灌浣瀉于下流而入海之道僅有一渠宣洩不及故壅塞漫溢平陸廬舍盡成沮洳此受水之害而不能收水之利者也（二條交搭不礙與前篇兩扇作對曲兩立）若訪古來舊堰廢渠盡爲開導使水去無所壅而下濕之地因爲瀦水之所使水有所鍾其近水可以耕作者爲圩爲堤使外爲洪濶而內成阡陌倣東南車汲之法放洩以備旱潦則萑葦之藪皆南畝矣

條析言之勝讀徐貞明潞水客談

姜處士傳

處士姓姜名辛太公望苗裔也望以佐武功封於齊子孫遂散居諸郡或居高良或居西蜀惟居蜀者（隨手涂合）得稱子牙從其朔也處士祖若父世尙隱德與農圃家爲伍不樂仕進故無顯者周之季也處士始出時魯人孔子大聖人也名聞諸侯所從遊者盡列國賢士而獨深重處士每食必在座後孔子道既不行聞韶於齊厄於陳蔡時諸裔梁子弟多散逸惟處士嘗侍左右不去以是名滿天下人爭延致之其所流寓多在王閣中滄烱吸露於世味泊如也根器深靜而風度則濯秀可愛好衣青羽衣每臨風嘯詠翩然秩然

如神仙中人識者每望而得之然性剛介寡合恥以甘脆取容悅（此段字字與切本面對面兩）

（時稱到）又口刺刺人是非不少假借人受之訕口盩或面發赬或涕淚交下汗浹背者亦不之顧既而風味淡洽覺有通神明去邪穢力乃歎服然亦坐是見疎或有大烹之享踸邀致者輒恚曰吾奈何柔厭性而與肉食者狎乎惟攻長桑君術人以疾患來告則無不往既至爲決嫌疑定可否授以服餌之法苟得濟雖解衣刺血剔膚割股所不惜也其切於救人如此與西川椒氏小山桂氏諸子氣味雅相得嘗謂二子曰世之季矣習爲甘旨媚人實投以酖毒耳尤可效乎吾儕其毋爲脂韋易吾素以是晚節皆益厲人或合稱

之曰姜桂之性老而愈辣云處士既卒其族類蕃衍甚遂徧大江南北間然皆有處士風

此先生自爲寫照之文較昌黎毛穎徒爲遊戲者不同

醫說

余嘗謂醫以藥治病猶之將以兵殺賊夫兵凶器也能殺賊亦能殃民師出以律否藏凶豈待其覆軍殺將時乎夫醫亦猶是也人之身醫則國也身之元氣則民也病則賊也而醫則將也藥物則士馬炮製則訓練也黃農氏以來方脈本草諸書則古兵法也而其間症之淺深數之輕重候之緩急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者殆戛戛乎難其人已江陵劉斐工醫者近四十年其所治無弗起者余偶以家人有疾召至署中與之接談經書滿腹舉古今同異疑似之說皆能折衷剖晰之遷史謂醫之所病在道少以概於史

不多乎哉雖然吾懼叟之易言之也易言醫必以醫敗猶之易言兵者必以兵敗趙括多讀父書且致長平之禍亦其類已意叟之收効當不特此爲叩其所得者則曰凡治病必先扶其元氣元氣內固然後以漸除其邪氣（道迴服誦如此）故雖明知所病在是必不敢投刼劑以希速効故收功雖晚而道可十全嗟乎此則叟之所獨得者與今之醫者鮮克解此特未達之藥嘗不試之病而爭旦夕之功是猶討賊者不務恤民但竭極兵力惟敵是急耳且使邪氣未去元氣先傷即幸而去之而元氣破壞不可卒復將究成一痿痺不可起之象天下事之如是者比比也可勝嘆哉然則明乎叟之說可以

治國可以用兵詎獨瘧能於一枚已乎因書此爲贈正荆谿大用兵時也

以兵說醫亦是常談妙獨寫得警拔

與鄧衛玉書 諱瑗

閱來論其論次僕文似多假借不敢當至謂僕以京華清署日與諸名公卿負海內文章重望者遊以故風氣日上似有所師承云云僕捧讀之餘不勝悚息以僕文爲佳固未也謂有師承則無之矣夫長安人物所萃鉅公名流參在焉則就正有道是其地又僕前官翰林文學臣也近雖改部郎部務亦甚簡與論書論文事不妨是其時矣又僕嗜詩文嘗樂得從勝已者遊非專已自是者比是其人以是三者宜乎來諭云云乃爾也抑知有大不然者乎僕負性素拙且介足下所知雅不樂遊尊顯者門或當遷除朝參後

故例必往謁不獲已問道已經得其狀報甚然不可免也姑造焉則必先賄閽者為婉詞求其通閽者猶不遽達直曰屬方有公事君且去約以他日既不敢强復不敢違約如期往或不值值矣則下馬拱立門外閽者將刺入良久始出報曰屬方倦少憩也或曰甫進餐或曰方與某客談未竟君姑俟乃引至別室中几席略不備苟然命坐良久日且燥腹且饑或疲欲就臥當此之時面目不可以告妻子每憤起欲棄去不顧度於理又不可勉俟之良久閽者趨前曰請見矣急從之入相見時尊顯者禮殊倨貴坐定獻勞外寥寥數語都不及文章事然公卿大臣立功報主是其職也固

恢紅燦中習氣令人古世此乎所以不願北上而乎銜會之此亦不欲得也

不嘗仍話措大生計乃修己治人之方經時濟物之道略不一道敎之豈我輩未可與言耶（賓不可解）抑尊卑相見之禮自古而然耶茶罷三揖而別如是而已如是者一且甚其可再乎夫今之負海內文章望者大半皆居尊顯據要路者也一旦以閒署郎官驟遍其門而目余以文章求敎者也誰則信者且既無以厭閽者欲初至必姑辭之再則且箕踞以對三往鮮不笑且罵之矣此雖主人之意必不然然謁者之難昔人已嘆之況我輩尚未得入其門登其堂奉其色發又安測主人意指所在哉僕性既拙且介不工爲佞一旦作此舉動足未進口未言面已發赤即便請益有獲所得幾何所

喪已大以是離羣索居不能坐進於此道明矣且夫文章信有師

轉此二層妙

承抑師又何嘗之有乎韓得於左柳得於國廬陵得於西漢眉山父子得於戰國策固未嘗親炙其人受其提命者也昔有問善畫馬者以何師答曰廄馬萬匹皆吾師也是眞善得師者今名公卿手筆固所景慕然得其詩若文讀而私淑之足矣無已更進而求之古亦嘗有得即萬無所得亦可無所失也若如昌黎所云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而内以欺於心則豈鄭子所敢出哉足下深於古者也肯進而教之以匡所不逮亟請得執鞭以從

此書略盡予腹中事予前後留京五六年執卷以見者惟鄉試

座主及同鄉前輩一二公最後得雲汀先生予願足矣然予之文終得之琉璃廠書肆之中非常有師也且必貿貿焉學一先生之言又安得有文哉

與陳元公書

前月於王君座中見足下極稱錢牧齋先生明詩選一書爲千古定論所在揄揚不已其書僕未之見因不敢置辯惟唯唯焉然嘗竊嘆明之亡也以朋黨以議論而其兆則先於文字中見之當時學士家評論詩文識同伐異於所是引爲家派於所非若擊仇讐蓋門戶之立戈矛之爭變已伏焉既乃中於國家爲可憾也牧齋賢者乎正恐不免耳昨客某忽以是書刊貽余本不欲觀以足下言故爲閉戶讀之凡五晝夜卒業焉乃竊歎固不出鄙予所料也其序文年月止載太歲名集則冠以明詩帝王次以元之遺民逸士

而後如入明初諸將相寓意大約可見而於明季黨論則毅然自（以牧齋而如此尚意也自可議）任爲鄒顧高趙諸公後一人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其是非余不敢論至其評論詩篇也必泛及其人品於所不悅則引繩批根吹求不遺餘力又雜引諸浮浪無稽之言爲之證佐嗟乎是不過以東（二語寫盡其貫乘爽有情東林不逃借以遮者可）林黨盛氣餘憤發洩於筆墨中耳豈論詩文也哉若如所云正恐陶謝李杜尚復不免况其下乎天地之大也山不以五嶽廢羣山（詩文之境界無窮盡又以方隅之見繩之何異畫蝸而論）水不以四瀆廢諸流草不以芝蘭廢蕭艾木不以松柏廢蒲柳鳥獸昆蟲不以麟鳳龜龍廢一切飛走鱗介之屬也文章亦然六經之外且有諸子正史之外且有稗官詩三百篇聖人所手定者幾

風變雅亦不遺焉以至楊墨佛老之書今猶與經史並存此文章之大也故古人於評論詩文之際於其意所不足者或微言諷之或直辭譏之從未有引繩批根吹求不遺餘力直至如彈文如罵座者而有之自明之中葉絕大眼孔可以觀世可以觀人矣然空同嘗詆長沙矣已而空同與信陽復交相詆然長沙之書不廢而何李之書亦並存也旋復有詆何李者矣弇州祖述空同羽翼濟南衆有明二百年來鉅公名流無不詆之然劉誠意宋文憲高李迪楊文貞王文成李長沙歸熙甫諸君子皆不免焉然諸君子之書不以之廢也旋且有詆弇州者矣公安陵諸君子且詆濟南與弇州矣

然濟南弇州之書不廢也旋且有詆公安景陵者矣今牧齋則舉王李鍾譚諸子而並詆之吾未敢謂諸子之書遂因之廢也又能保他時無詆牧齋者乎（此論民猶方多災已病思之）昌黎起八代之衰廬陵振五季之弱其文具存讀其全集大半皆揚揄前人誘獎後學從未有舉古今文字引繩批根吹求不遺餘力如彈文如罵座者也況諸子之書初非淫辭邪說有害於世道人心者比而其才情光氣又各自有其可傳者雖瑕疵不無何足深議乎若乃負一代作者之望年近耆耄（此言允說得深厚）猶以其著述開後學欺凌前輩之風長末流分立門戶之漸使亡國餘習猶見盛世深足惜焉至我輩評論詩文亦如其立身行已

要當各有定見。雖古哲遺言。亦有不可相奪者。況其他乎。足下以爲何如

此眞通人通論。其文章氣燄。亦足以藐玩前人。無論其居心之長厚也

○○與諸弟姪

古大將之才類出天授然其臨敵制勝也要皆先識兵勢虛實而以避實擊虛爲百戰百勝之法文士家作文亦何獨不然蓋意乘間則巧筆翻空則奇局逆振則險詞旁搜曲引則轉雖古今名作

所句扣盡

如林亦斷無攻堅擣實硬鋪直寫而其文得佳者故一題到手必

擘擘指出了然心手之間

靜相其神理所起止餘實字勘到虛字更餘有字句處勘到無字句處旣入其中復周索之上下四旁焉而題無餘蘊矣及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務於他人所數十百言未盡者予以數言了之及

妙甚

其幅窮壘止反覺有數十百言在其筆下又於他人所數言可了

者予更以數十百言排蕩搖曳而出之及其幅窮墨止反覺紙上（尤妙）不多一字如是又何虛文之不理明辭達神完氣足也哉此則所謂避實擊虛之法也大將得之以用兵文人得之以作文縱橫天下有餘力矣

文章甘苦盡於此矣其文亦如出蘇子瞻手

漕議

爲敬陳漕政利弊亟請酌議變通以全國計以蘇民困事竊惟國家受命以來百度維新而漕法獨沿明季粃政以屯丁長運因襲不改以致流弊日深而貽害日甚公與私交受其累而軍與民同極於疲窮則變變則通莫有甚於此時者矣愚江西人也請先陳地方之困次議救正之方援據古今詳校利害以仰籲當道仁人君子忠國愛民者特賜省覽焉謹按今之運丁即前朝之軍前朝之軍亦如今日之兵也始以有罪遣戍繼即著籍防守原有月給軍需出自各縣倉庫非爲漕運設也後因承平日久息兵經田

（領前半）（領後半）

遂每軍撥給荒田若干合輸籽粒若干因於月糧內扣算籽粒然每軍猶歲給月糧三石六斗既不荷戈未免坐食遴擇有力者編爲運軍趣令轉輸稍寬民力亦一時權宜之計不謂行之既久遂執爲定例竟忽之長運矣并坐之造船矣始於成化年間沿及明季弊已難言然於時物力全盛戶口殷繁勉強支吾已漸敝壞況今時移世異絕非曩時之比乎又

國朝來軍名悉裁月餉盡革止因屯田一欵無所歸附因名屯丁實則田歸有司官收籽粒矣是均之民也而獨名爲軍於是完納丁糧既當一民差而僉領漕運又當一軍差抑何苦而獨膺此重役乎試爲之備陳其苦查明

時。舊冊凡衛所額船一隻、每運丁或二十餘名、或三十餘名、合力朋造。今則兵荒之後。或絕或逃。雖有孑遺。僅存皮骨。而額船必如數也。或僅數人同造矣。或止一家獨造矣。一也。明時造船料價雖少。賠墊無多。今則物料工值數倍往時。領二百八十兩剩側之銀造、六、七百金之艘、難可知矣。二也。造船料價定以數次給發、若使早、行、全、給。則、有、備、在先。百、事、便、益。臨期、猝辦。其費必多。給發時又自、上、而、下。層、次、剋、減。此、付、運、丁、十、不、得、三。三也。每舊船回次小修費數十金。大修費數百餘金。而三修錢糧止三兩五錢耳。換篷換桅。費輒不貲。四也。明時之運。甲乙兩班。五年起運。五年歇息。今既

〔先言造船之苦〕

戶絕丁稀無從更替年年任運歲歲比欠五也且也萬里往返費
之名
必倍加窮年跋涉日不暇給賣產則罪產也誰敢買者鬻妻則罪
妻也誰敢娶者親友提攜稱貸無門六也過此外蠹害又不一而
足有衛弁矣復有衛弁之衛役也有軍廳矣復有軍廳之衛役也
有糧道矣復有糧道之衛役也由江而淮則有總督由河而倉則
有監督所歷非一地所制非一人於是起批領造有費給價僱工
有費驗船受兌開運出湖有費過淮打閘抵壩起米入廒會驗完
糧短欠有費常例陋規千端百緒指不勝屈筆不勝書眞有大可
痛哭流涕者雖有五三副米然京糧二五起耗通糧一七起耗經

年之米颺䑸消折所餘幾何即月糧四十八兩行糧一十八兩僅
足供頭舵水手僱募之資耳若黃河僱縴北河剝淺費又安出乎
定例每船倚帶土宜六十石矣江西地貧瘠無他貴產況在僉造
領運迫比積欠之餘豈有暇力措辦及此耶夫當三空四盡之時
四百告好亂所必至
而以至艱鉅之任責之伶仃無造之窮民既無絲毫之利復有多
端之害又安得不生其不肖之心而成其無賴之計也哉於是非
無功令也不暇避矣非無親友也不能顧矣行則盜官糧居則告
鄰里或扯帮貼或告變產或以冊註久絕之軍係指一人為親友
或以同姓異宗之人忽扳一家為其籍誣訟院司纏擾府縣官府

有不辨其寃而誤坐者亦有明知其詐而無可如何者或以丁窮欠多無從監追竟斷之以賠糧矣或以有漕無丁無可僉補竟斷之以領運矣小民值此如蹈湯火賄求營解家已立破不堪苦累惟有逃亡無蹤漸且無民無民因而無賦長此不返爲患非輕豈獨誤漕而已哉愚謂以千慮之一得條爲萬全之長算則有三策在因敵一一具詳之一曰改民造爲官造夫曰民造非自能工匠之事也依然僱募耳其竹木料価灰鐵油麻非取諸官中而用之也依然採買耳然使民爲之卽以僱民料價大半耗於需索復多名色其弊叢生約略如前所云矣今惟倣淸江廠制於省會市鎭

之地起立船廠該省責令地方官領之盡去也丁之名編歸民籍而成造船艘一事悉歸之於官蓋官任造則勒索無所用官領價（官造久之亦必別生弊竇然當其弊已極勢必以此救之）則延扣不得行官聚匠作則呼應捷官辦物料則羅致易官督工程則不煩催呼而告成速不俟查驗而制造堅查本年四月內總漕帥有題明一疏內稱江寧衛三十二幫歲應造船一百二十餘隻議歸江寧龍江廠地方成造責令該省衙門官員管理則木植油麻採辦更易等因已經部議題覆奉俞旨豈是法也可行之淮安可行之江寧獨不可行之他省乎然淮廠雖屬官造仍以運丁領其事幫困稍減弊亦滋多甚不如盡歸之官之爲善也此變

通以濟漕政之一法也一曰改民運爲官運蓋從來漕事之壞即由於以屯丁領運也積困疲丁自領運以來百孔千瘡無内剜補一發糧艘便欲居奇苟便目前遑恤後患况内既虛匱於各衛弁外又纔食於各衙門侵盜逃欠端由於此今既以官造即仍當以官運之惟每船一隻特募一船戶擇有家口可保任者付之使之居則守廠看工行則管船趲路若募備舟師若修補滲漏皆官給以錢俾爲之計而一應漕事不使與焉至于公費錢糧可不更煩區畫查白糧民船官運而船戶受脚價者也淮糧官船民運而水手受身錢者也今權於二者之間而校其地之遠近時之久暫即

於所栽屯丁名下之行月二糧酌而與之且供應原有正副耗米書役各支本項工食止一轉移間耳且官既領運則誰不自愛功名克勤職守必將視漕務如家事護漕糧如己物中途可無遲延之弊艙口可無夾帶之弊水次經由可無花費之弊倉場交納可

况○恐難免

此亦難免○未說戶部○之花倘銀乎

無使費之弊較之民運其得失不大相懸絕也哉此又變通以濟漕政之一法也一曰改長運爲轉運致漕運事如於秦詳於漢然

△惟△改△爲△轉△運○則官亦無累民亦得○調濟南○銅

斤亦可以省○轉運

於時轉輸之粟止由東河北而已未嘗遠及江淮也唐都關中以地狹費繁於是歲漕東南之粟以給京師永徽以後漸致增多江淮漕運於斯稱劇顧始終三百年間治漕稱善者前惟裴耀卿後

惟劉晏開元中以糴卿言於河口韃縣置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於時（如此則諸江潮之篩解突縱黃河倒流滴壅或決亦不致倉皇無措矣）稱便及代宗朝晏任漕事亦於江汴河渭各隨便宜緣水置倉轉相授受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十萬石國用以足天子嘉之是唐之漕政以轉運為便也宋都汴梁有四水以通漕運而當時所最重者惟汴河而江淮兩浙荊湖六路歲運凡四百萬石於眞揚楚泗州各置轉般倉受納斯輸運

用運河船載之人亦以達京師甞時便之是亦轉運法也崇寧初始用曾孝廣言六路上供斛斗並依東南雜運直至京師號直達綱行之未久橫費百出漕法由是大壞後譚稹向子諲蕭序辰皆言轉般之法不可不復直達道里既遠情弊尤多云云由此觀之是宋之漕政亦以轉運為便也明之漕運法凡五變始用海運既而海陸兼運永樂十三年會通河成始令各直省秋糧以民運至淮徐臨德四倉交收仍令從河船以軍從各倉支領接運入於京通二倉名為支運至末年始令民運赴淮安瓜州補給腳價兌與軍船領運名為兌運其四倉仍十之三四後兌運漸增又令軍船

各回附近水次領兌民加耗與湖江水腳視遠近爲差成化年中改四倉米七十萬石令各軍徑赴水次領兌名爲改兌而長運自此始矣向者轉輸今也直達於是軍無餘力糧多缺額沿及嘉隆之際漕事漸敝議者嘗欲復支運之法而卒不及行至啓禎時已不勝其患矣合觀有明二百七十年間而知明之漕政亦以轉運爲便也然則旗丁長運適有明衰季粃政其不足爲法也明矣聖代興正宜釐革豈可因襲不改重受其困乎今惟倣唐宋明盛時之法斟酌損益以求至當則無有過於罷長運行轉運之一策（緒結在此二句）者查本朝漕運額計四百萬石除各省本色軍需蠲荒改折等項

又山東河南及江南之徐州額運原不過淮竟解抵通外若江南江西浙江湖廣等省過淮糧近三百萬石今惟酌其地方遠近途（近奠汰歸併有淮浙建倉之議而未行）次適中之處仍於淮安濟寧德州三處分建倉厫轉貯遞運盡裁法長運之衛弁衛卒而一歸於官運官交其途次遠者運貯於淮倉其途次近者運貯於濟德二倉江船不踰淮淮船不踰濟濟船不踰德德船直抵於京通如是則其遠者不過千數百里近者祗六七百里程途既短時日便除一運往返兩月可畢是淮以南之船一歲可再運三運而淮以北之船一歲可三運四運也而又有數便焉程途既近則月月經行在在諳熟運於江者識險阻更無

守凍之苦運於河者避淤淺且無擱淺之患其便一且程途既近則運行亦疾交兌亦速當其交兌稍有欠缺誰肯捱領稽查不爭侵盜自無其便二且程途既近則限期亦迫告竣必早略計一年之內尚有數月之閒官得以從容爲修艌之地卒得以休息謀衛仰之需私累無憂而公事亦舉其便三較之長運其利弊不更大相懸絕也哉又攷宋時轉般倉制其江南之船輸米至倉者卽載官鹽以歸又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者給以官鹽（臨陵淡叟山）明初亦倣之爲開中之制（蘭翟中有漕運議三篇卽開此源）今合無於淮安長蘆地方倣行此例使各省行鹽商人載鹽而往者卽載米而來仍照僱募民船之價或優給鹽引

或銷算鹽課於商於漕貲爲兩便此又因轉運而類推之可以佐官造官運之所不及者也是變通以濟漕政之又一法也三策定矣於是議督造督運之官則府縣佐貳皆可專任而責成矣夫各

補此兩斷對盡無遺

省衛所守千等弁原爲漕設者也自屯田歸之州縣衛弁無經管錢糧之責其所轄者祇此疲丁而不肖之徒罔加存恤苛索常例恣意吞剝甚至侵蝕屯餉波害平民旣毫無益於漕而復大爲之蠹今宜盡舉而裁之而督造則以同知督運則以通判佐助料理則或黹委縣丞或量添主簿或閒用典史以各縣之官分領各縣之事以各府之官總領各府之事而統於糧道受成焉是事簡而

易理責專而不分以之監視廠務催押糧艘裕如矣仍須立考成之法以示鼓厲歲運全完一週則紀錄再週加級三週優擢其不職者則參究賞罰明而功事勸誰不踴躍爭奮乎至主領各倉交盤之數每倉須用部司一員監司一員而淮安二官已具但使就近兼理若濟寧已有一道而臨清分司實可移駐同理也惟德州須添設耳此官之或裁或增而皆以有濟漕政爲定者也於是議造廠造倉之費則漕費本項即可通融以取給也衛弁既盡裁即其所支俸薪與其衙門雜項公費合數省計之歲所省可十萬積之十年百萬矣且既行轉運歲可數番則船式可改而小船數可

減而少而修造之費省於前由是而舟師水手之役亦減而僱募之費亦省於前若合各省計之歲所省可數萬積之十年數十萬矣截長補短挹彼注此止一轉移似可足用何至盡煩司農之仰屋乎昔劉晏嘗言舉大事者不當惜小費宋蘇軾亦稱之以爲天下大事未嘗不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人今 聖天子軫恤民艱鴻恩屢沛近年山陝荒糧以督撫題請特准豁免者嘗以數萬計本年內因河工緊急又允河臣號支用正項錢糧八十萬以天下財爲天下用 宸衷豁達睿慮深長原所不惜則更定漕法此萬世一時也況是舉也一難而百易一勞而永逸費於在官

者有限而省於在民者無窮費於一時者有限而省於後日者無窮乎此費之有損有益而要以有濟漕政爲歸者也然是議也於順治年中地方大臣及臺省衙門亦屢經條陳矣前任江西巡撫夏公一鶚有疏題爲請蘇漕船軍造之苦改爲官造前任御史胡公其相有疏題爲目擊漕欠之多請改官運前任給事中孫公蘭有釐剔漕欠一疏極言廢弁當裁而府判縣丞悉可領運又前給事中王公益朋有漕運一疏極言漕糧侵欠之原由於押運之用衛官止有直去衛官而用府縣佐貳又前任總漕蔡公士英有漕政弊壞已極一疏極言長運久困之苦與轉運當行之利及經理

轉運之法。夫是數疏者。無不詳明懇切。深合時宜。迺李抒格不行者何耶。豈議事者以紛更定例爲嫌乎。豈任事者以緊劄成局爲難乎。抑而　聖主在上。聽言如流。俊乂盈庭。寅恭相濟。有何嫌疑而不爲國家定一朝之良法。而革累世之積弊耶。若乃衞所各弁之憚於裁缺僥補也。府縣佐貳之畏於任重理繁也。內外管糧衙此實難以消息然亦恐無毅然上持之人耳果有其人焉日可門之蠹習。京通各倉之積棍。凡衣食於漕運中者。慣於官運官交其而將大地參將盡失其金穴銅山。而無以爲漁獵之地也。勢必意見各出。議論紛騰。甚或播造訛言。沮敗成說。惟在當事之臣。屹立如山。不爲搖奪。極力贊助。決意主持。天下事尚可爲。又豈有爲之而無其功哉。

且奎家本民籍。位在朋曹。既無建言之責。又鮮剝膚之痛。亦可傳悠乎世紱。熙自安。特以耳目所及。心神爲惻。涕泣而道。良非得已。敢頌當道仁人君子。俯賜採納。仰行題請。上定廟謨。下蘇民困。功在社稷。福流後昆。億萬斯年。與國同慶。不待卜筮而決之矣。謹揭、

前幅極陳軍造長運之害。而以官造官運及轉運之三策救之末復補籌其督造督運之官。造廠造倉之費。點滴不漏。亦切實可行。可謂有用文章矣。乃迄今又百餘年。漕困已極。竟無有援此而見之行事者何也